

也谈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

孙崇飞, 张 辉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与以往对比研究囿于形式的对比分析不同,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空间和时间认知维度,深层拷问导致英汉语言表征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于英汉语究竟存在何种时空性特质差异目前尚未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1)与汉语一样,英语也是“时空同态”;2)时空同态并不排斥英汉语存在主观性时空特质差异,唯有语际差异探究更能彰显特定语言的个性;3)英汉语际差异表明,相较英语,汉语具有鲜明的强空间性特质。

关键词: 英语;汉语;时间和空间;时空同态;空间性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1)04-0014-06

Abstract: Differing from the previous contrastive studies confining to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forms, scholars have recently started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auses accounting for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ognitive perspectives. However, it is still not clear what spatiotemporal idiosyncr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some relevant analysi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like Chinese, time and space are also conflated in English; 2) time-space conflation does not exclude the subjective spatiotemporal idiosyncr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only the study of the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can reveal the true idiosync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ular language more; 3) the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dicates that, compared with English, Chinese has distinct spatiality-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nglish; Chinese; time and space; time-space conflation; spatiality

1. 引言

与以往对比研究多囿于形式的对比分析不同,新近几年,学界开始关注从空间和时间认知维度,深层拷问导致英汉存在语言表征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沈家煊(2009, 2016)从范畴观角度指出,英语名动分立,以动词为中心;汉语名动包含,以名词为本。王文斌(2013a, 2013b, 2019a)从民族思维角度指出,英语重动,即偏重时间性思维,具有强时间性特质;汉语重名,即偏重空间性思维,具有强空间性特质。刘正光、徐皓琪(2019: 163, 172)则认为,名动包含说和英汉时空差异论概括过度:过于强调名词的基础地位,过分强调其空间性特征;如果汉语重视名词,具有空间性特质,那么其时间到哪里去了?^①因此,他们提出汉语时空同态假设,即汉语里的时空关系,不像欧美语言那样是分立的,而是同态的或融合在一起的(刘正光、徐皓琪 2019: 163)。为论述方便,下文将其简称为同态观。

基于以上简要回顾,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一致认识到,英汉时空思维或范畴观差异,是导致二者语言表征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但对英汉语究竟存在何种时空性特质差异,尚未达成共识,亟待进一步研究。下文拟从

三个方面论证:1)与汉语一样,英语也是时空同态的;2)时空同态不排斥英汉语之间存在主观性时空特质差异,唯有加强对语际差异的研究,更能彰显特定语言的个性;3)英汉语之间“你有我无”式的语际差异表明,相较英语,汉语具有鲜明的强空间性特质。

2. 时空同态是共性

空间和时间是客观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一切“事”(event)和“物”(thing)均具时空规定性。面对周围事物,人类需用语言符号对其做出指称。这成为人类语言普遍区分名动的根本动因:基于名词指称空间事物,借助动词指谓时间过程(process)。因此,抽象的时、空意义在语言上体现为动词和名词的对立(刘正光等 2018: 612),即名词具有空间性,动词具有时间性(Langacker 2008: 104; 王文斌 2013b, 2019a: 178; 刘正光、李易 2020: 148)。

作为两种截然分明的语法范畴,名词和动词在人类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业已表明,人类语言普遍区分空间和时间。但通过对英汉语文化渊源、构词、方位词、名词谓语句、时体标记和量词使用等内容的考察,同态观提出了“英语时空分立、汉语时空同态”的理论假设(刘正光

等 2018; 刘正光、徐皓琪 2019; 刘正光、李易 2020)。对此,本文的认识是:时空同态现象并非汉语专有,英语也是如此。下文便借用相关学者论证汉语时空同态假设时所使用的语言证据,考察英语是否也是时空同态。

2.1 文化渊源

同态观首先从文化渊源角度论证了“汉语时空同态、英语时空分立”。原理如下:在中国古代先民时期,宇宙是一个包含空间和时间意义同时存在的概念,即“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相反,英语里的宇宙最初仅指空间世界(刘正光等 2018: 612; 刘正光、徐皓琪 2019: 166)。对此本文认识有二:

一是“指空间世界”并非英语宇宙的最初用法。词源调查可见,英语中表“宇宙”的 *universe* 借自 12 世纪法语的 *univers*, *univers* 又借自拉丁语的 *universum*。拉丁语 *universum* 是中性形容词 *universus* 的名词性形式。*universus* 由 *unus*+*versus* 构成;*unus* 意为“唯一”(one), *versus* 是 *vertere* 的过去分词形式,意为“变成”(to turn)。所以 *universus* 的字面义是“变成了一个”(turned into one) (参见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universe>)。因此, *universe* 最初并非“指空间世界”,而是指谓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即 *universe* 的原始义与时间有关,但与空间几乎无关(王文斌 2019a: 44)。

二是如依据汉语时空同态假设的论证原理,事实上,英语也是“时空同态”的:*uni* 表空间意义“唯一”;*verse* 表时间意义“变成”,所以单词 *universe* 是一个同时包含时、空意义的概念。如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物理学便将“宇宙”定义为指时空 (spacetime) 概念。

2.2 构词

根据部件“日”构字时,既可位于左边或右边,又可位于上边或下边,且其在汉字中所居位置不同则意义不同的现象,同态观总结认为:字的形体结构具有线性时间和非线性空间编码双重属性,这正是对典型时空同态的反映(刘正光、徐皓琪 2019: 166)。本文认识是:首先,需区分“同态”和“同在”这两个不同概念。所谓“同态”,旨在强调不同事物基于同一形态得以体现;所谓“同在”,则意在强调不同事物的同时存在。基于同一形态得以体现的不同事物必然同时存在,但同在的事物却不必然同态。换言之,同态蕴含同在,但反之不一定然。汉语构字的线性特征,是基于部件间的左右关系体现的,而非线性特征,是基于部件间的上下关系体现的。因此,其线性和非线性特征是同在关系而非同态关系。2.1 中英汉语宇宙的时、空意义也仅是同在关系,而非同态:汉语“宇宙”的空间意义由“宇”表达,时间意义由“宙”表达;英语 *universe* 的空间意义由 *uni* 表达,时间意义由 *verse* 表达。下文论及的方位词等所表时、空意义,也仅是同在关系而非同态关系。其次,如果“同在”便意味着“同态”,那么世界上任何语言的文字都是时空同态的:其形体在时间维度线性展开的同时,也必定占据一

定的空间。事实上,与其说汉字编码方式体现时空同态,不如说字母文字更是如此:词形从左到右线性展开的同时,空间形态也随之产生。再次,与汉字一样,英语词的空间形态也可直观体现其义。如我们既可以说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也可说 *It's a loooooong journey*。谷歌的商标,便是通过添加字母 *o* 的数量来增加词的长度,以喻义该引擎的搜索能力之强和信息量之大。因此,如严格遵循“同态”的内涵义,相较汉语构字,英语构词才是对时空同态更为典型的彰显。

另外,由于部件“日”的意义碰巧与时间相关,所以由其构成的汉字多表现出时空意义同在的现象。但对于遵循空间编码原则的其他大量汉字而言,其部件和其本身所表意义均与时间无关,如“鑫、鏖”、“森、”“森、”“炎、焱、燚”和“圭、垚、壘”等。因此,仅凭同态假设,无法圆满解释汉字的构字特征及其表意特点。

2.3 方位词

同态观还发现,英语表空间意义的方位词常被用来表时间意义,且其时间指向与空间运动方向一致。该观点认为,这是隐喻单向映射的结果,说明英语里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域。相反,汉语方位词表时间意义时,其空间运动方向既可与其时间指向一致,也可不一致,原因在于汉语时空意义并存,而非单纯隐喻映射所致(刘正光等 2018: 610-619)。

对此,本文认识有二:一是,无论欧美人还是中国人思维里,时、空均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域,借助具体空间概念表达和理解抽象时间概念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因此,无论其时间指向和空间运动方向一致与否,汉语方位词时间意义的获得,也是隐喻单向映射的结果。二是,英语方位词表时间意义时,其空间运动方向也存在与其时间指向不一致的现象,如 *I have seen him before* 中的 *before*,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在空间上却指向“前方”。语料调查研究甚至发现,英语时间词可跨双时域指称, *since* 甚至可跨三个时域指称[以前;现在;随后](罗思明等 2018: 645)。通过语源调查,本文发现, *since* 源自古英语的 *siððan*。 *siððan* 由 *sið* 和 *ðan* 构成,前者意为 *after*,后者意指 *that* (参见 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since&ref=searchbar_searchhint)。无论是介词 *after*,还是指示词 *that*,均表空间意义。因此, *since* 也是时空意义并存。更为典型的是,英语中时间意义的表达,无不需要借助原本表达空间意义的介词或方位词才能实现,如 *through day and night*、*at five o'clock* 等,而汉语却无须强制如此。因此,如果汉语方位词时空意义并存便能说明汉语时空同态,那么英语更是如此。何况正如同态观所指出的那样,汉语方位词的时间意义并非其本身所有,而是其与其他汉字词汇化后的产物,或是通过语境获得的(刘正光等 2018: 616)。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汉语方位词的时空意义也并非同态关系,而是同

在关系。

2.4 名词谓语句

同态观强调指出,名词谓语句是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尽管其看上去只有表达空间关系的名词,但却蕴含时间义。这使其成为时空同态的典型表达方式(刘正光、徐皓琪 2019: 168)。对此,本文认识有三:

首先,名词谓语句并非汉语特有,英语中也很常见。如 Clark & Clark(1979: 768) 便曾收集到 1300 余例英语名词做谓语的例子;沈家煊(2010: 3) 甚至断言,英语里的名词动用,无论数量还是种类均不比古代汉语少,且绝对要比现代汉语多。

其次,汉语名词谓语句时空意义并存的现象,依旧只能视作是对二者同在关系的彰显。如刘正光、徐皓琪(2019: 169) 便指出:名词谓语句和无动词句所表时间意义均是外在的时间意义,即名词短语或名词性成分本身并不具有时间意义,其时间意义是在语言使用中或更大认知域中获得的,换言之,是通过语境获得了时间义。

再次,与汉语名词谓语句仅是“蕴含时间过程意义”不同,英语名词做谓语的句子本身具有时间意义。英语中,即便是名词做谓语,也必须发生时态性形态变化,如 He *wristed* the ball over the net。时态标记的功能便在于说明句子的时间信息。相反,汉语无此必要,如“我俩去年一起考上的大学,她清华,我北大”。这说明,英语名词做谓语的句子比汉语名词谓语句更具时空同态性:前者的时、空意义基于同一词形如 *wristed* 得以体现,而后者的时间意义,要么基于时间词得以明示,要么基于语境得以暗示,而名词仅表达空间意义。

2.5 时体标记

同态观还注意到,汉语表“动作持续”的“着”与英语 be v-ing 有很大不同:汉语“着”的“存在”义和“事件”义系统地并存着,这典型说明,即使抽象的语法概念标记也能同时表达空间和时间意义,而英语进行体只能表示时间意义(刘正光、徐皓琪 2019: 170)。

本文认识是:进行体标记同时表达空间和时间意义的现象,并非汉语独有,英语也是如此。如 He is sitting there? motionless 中的进行体标记,便既是对其主语 he 正在进行的动作即“坐在那儿”的描述,也是对其所处静止状态的描写。可见,英语 be v-ing 也是时空意义并存。Jespersen(1924: 278) 便将 be 后的 v-ing 视为“准指称语”,并认为 He is hunting 的意思是 He is in the action/course of hunting,即主语 he 正处于名词 hunting 表示的持续性状态之中。所谓“状态”,即朴素的无时间进程关系(Langacker 1987: 220)。这恰说明,“体”的概念虽关乎时间,但也离不开空间(阮咏梅、王文斌 2015: 75)。

上述认识得到语法化和语言类型学研究的进一步证据支持。如 Jespersen(1949: 168) 指出,现代英语的 be v-ing 结构,起源于中古英语中位于现在分词之前的处所介词,这些与空间相关的介词如 on、a 等表示“处于

动作的进行中”的意思,如 He is on hunting 和 He was a-coming home。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介词 on 词首元音开始脱落,其发音逐渐变成了 a,直至最后脱落,如 is on huntinge → is a-hunting → is hunting。Jespersen(1924: 279) 认为,表示时间框架的 on v-ing 本质上就是个名词性结构。基于世界词库的语法化研究进一步证实,在“持续体”的 13 个来源中,除“伴随格”(comitative)和动词“做”(do)外,其他的均与空间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Heine & Kuteva 2012: 451)。

语言类型学研究也发现,包含处所成分的表达式是世界语言进行体标记的重要来源。如 Bybee *et al.*(1994: 128-132) 的跨语言调查结果就证实了这一点:在其考察的 38 种语言中,有 21 种语言的进行体表达式源于处所成分,5 种源自位移,6 种为与系动词相关的形式,还有 6 种为其他(重叠等)来源。处所成分和位移均与空间直接相关,即使那些表面上看似与处所来源无关的系动词的进行体,也蕴含处所意义,如瓜亚米语中的 be 动词 *tä*,就可能借自西班牙语中源自处所的 *está*。

可见,表“动作持续”的体结构能够同时表达空间和时间意义的现象,并非汉语特有,而为人类语言所共享。

2.6 量词

同态观认为,英语中,无论表单位计量、数量集合的量词,还是分数量词、集体量词、类别量词或比较量词等,均只能表空间存在意义,体现时空分立的基本特征。相反,汉语量词既可表时间意义,又可表空间意义,体现时空同态的基本特征(刘正光、李易 2020: 148)。

但本文发现,英语量词也可表达时间意义,最典型的如 lot,不仅可用于量化表空间意义的可数和不可数名词,还可用来限定说明时间的长短多寡,如 We need a lot of time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表单位计量的 piece 也可用来限定说明时间,如 pieces of time;分数量词 quarter 也可表达时间的量,如 each quarter of this year;表数量集合的 hundred、thousand 等也可说明时间的量,如 hundreds / thousands of years 等;计量量词也蕴含时间过程义,如 The drops of water froze into ice 中的 drop,计量空间名物的同时,也生动刻画出水滴一滴滴线序滴落的时间性过程;类别量词如 sort,也可对蕴含时间过程义的动源名词做出限定说明,如 In a live animal, this sort of growth should make the heart overall more robust;比较量词 double 甚至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如 Please double confirm it。

综上所述,同态观列举的八类英语量词,在表达空间存在义的同时,也均可用于表达时间意义。这再次表明,时空同态并非汉语特有,英语亦是如此。

3. 唯有差异更能彰显个性

从上文第 2 部分的论证不难看出,时空同态现象并非汉语特有,而是对英汉甚至人类语际共性或相似性的彰显。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具有差

异性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但欲洞见各语言的鲜明个性,深度审视语际差异性的重要性远高于对语际相似性的探究(王文斌 2019a: 1-2)。这好比男人与女人,基于作为人这一共性,二者多数身体器官和肢体构造是相似的,仅在少数关键生理构造和染色体方面存在本质差异。正是这少数本质差异,决定了男女在其他生理功能和体貌特征等方面类型迥异。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区别男人和女人,就必须从二者本质差异处着眼。相应地,语际共性或相似性固然重要,但欲洞见某一语言的鲜明个性,唯有从其与其他语言的本质差异处着眼,方能更清楚、准确地认识其个性特点。

王力(1936: 92)便曾指出,我们对某一族语的文法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语言相异之点。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得跟非汉语比较(吕叔湘 1992: 4)。“所谓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惟其异,才用得着比较”(黎锦熙语,转自王文斌 2019b: 810)。就对比语言学而言,揭示语言的异质性是其主要任务(刘宓庆 2006: V)。对此,徐通锵(2005: 238, 241)说得更为明确,从汉语语法研究发展来看,对比的方法成效比较好,因为它立足于语言特点研究,汉语语法研究实践业已表明,什么时候采用对比的方法,什么时候的语法研究就能取得大的实质性进展。本文观点与此吻合:只有通过汉外对比发现语际差异,明确汉语个性,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汉语事实的中国语言研究理论体系,同时也才能真正为修正、补充乃至重建普通语言学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既然时空同态为英汉语所共有,为彰显二者各自的特点尤其是汉语的个性特点,对比研究就应更多关注那些“汉有外无”或“汉无外有”的现象。英汉在语言本体层面,究竟存在哪些“你有我无”式的本质差异?概而不论地讲,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英语里凡是完整的句子,就必须有谓语动词,且该动词必须携带时体标记,对句子做出时间定位。相反,汉语对句子有无动词和时体标记不做强制要求,典型表现便是大量的名词独语句或无动词句的存在,如:

(1)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周礼》)

(2)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王蒙《春之声》)

二是英语讲究主谓一致,其名、动与主宾语、谓语严格对应,且名、动入句使用,均需强制发生相应形态变化或附加其他形式手段(如限定词)。相反,汉语名、动均可直接入句使用,既可做主宾语,又可做谓语,无需任何形态变化或其他形式手段。

精准指明事物异同本就不易,追究其何以有此异同更是困难,而这正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对于第一种

差异,英汉时空差异论已从思维层面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英语偏重时间性思维,决定了其构句以动词为中心,只要是完整的句子,就必须有动词,只要有动词,就必须有时体标记,借以反映各种时间信息;相反,汉语偏重空间性思维,导致其构句不以动词为中心,对句子有无动词并不十分注重,对时体标记也不做强制性要求,很多时候甚至将动词视作名词,即重名不重动(王文斌 2013a: 30, 2013b: 167, 2019a: 38-42)。对于第二种差异,名动包含理论也从范畴观角度解释了,为何汉语名、动均“既可做主宾语,又可做谓语”:1)与印欧语名动分立不同,汉语里名词包含动词,动词也是名词(动态名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2)汉语名词就是指称语,动词就是述谓语;3)汉语述谓语既具述谓性又具指称性,因此动词可做主宾语;4)导致汉语名词可做谓语的原因并非名词具有述谓性,而是述谓语本来就有指称性(沈家煊 2016: 1-2, 233, 275)。

导致相关学者认为名动包含说或英汉时空差异论概括过度的原因在于,其对上述理论的理解过于绝对。事实上,说汉语名动包含并不是说汉语没有动词,而是旨在强调汉语的动词也是一种名词,即动态名词(沈家煊 2016: 2-3)。相应地,说“汉语具有强空间性特质”,并不是说汉语就没有时间性,而只是对汉语主观偏向的一种强调。王文斌(2013a: 30; 2013b: 164; 2019a: xix)从立论之初便反复强调:说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既不意味着英语绝对没有空间性、汉语绝对没有时间性,也不是说英、汉都是时间性和空间性各占一半。相反,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即英语相对更加偏爱时间性思维,而汉语更加偏爱空间性思维。实际上,“英语时空分立、汉语时空同态”的主张,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上文第2部分的论证业已表明,说英语时空分立绝不意味着英语就没有时空同态现象。相应地,说汉语时空同态也不意味汉语就没有时空分立现象。当然,相较英语,汉语是否更加偏爱时空同态,尚是亟待验证的经验问题。

4. 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

就上文2中所举语言证据和本文目前所搜集的其他英汉语言事实来看,相较英语,汉语具有更为鲜明的强空间性特质,详述如下。

4.1 文化渊源

尽管 universe 和“宇宙”现在均可用来表达空间意义,但为何前者派生于其时间性用法,而后者源自其最初的空间意义?如 universe 的最初用法是时间性的,即“变成了一个”;而“宇宙”中表达时间意义的“宙”的最初用法却是空间性的,即“房屋之栋梁”。如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宙之本义谓栋”。由于栋梁的牢固与否,直接关乎房屋的寿命长短及子孙后代的生活稳定与否,因此“宙”引申出“古往今来”的时间义。另外,此处

还需强调的一点是,即便说“宇宙”是时空同态的,也是空间多于时间的。因为不论是“宇”抑或“宙”,其偏旁均为“宀”,即“房屋”之意,显然是空间性概念。

4.2 文字

英语是典型的表音文字,其词形是用来模写其发音的,即它的目的在于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下来(Saussure 1959: 26)。声音在时间维度得以发生和传播。因此,英语构词所遵循的一维线性编码原则着实是时间性的。但汉字是典型的表意文字,其字形是对其所表事物形象的直接临摹。因此,每个汉字都是一副图画。汉语“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说文解字注》)。独体的“文”是象形字,“象形者,画成其物”(《说文解字·序》)。合体的“字”由独体的“文”空间组合而成,自然也带有鲜明的图画特征。图画在空间维度得以描绘和展开,所以汉字本质说来是空间性的。因此,认为字的形体具有线性时间编码属性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对于“画成其物”的汉字而言,其编码原则只可能是空间性的。要知道,一维线性并不仅限于时间,空间也存在一维线性关系。立体几何讲的就是点、线、面的关系,其中的“线”便是一维线性的。

4.3 词构

为何英语只能遵循一维线性时间编码原则构词,而汉语不仅可一维空间线序成“文”,还可二维空间造“字”?除上下或左右关系外,汉语构字还允许部件间的包含与相交,如“包、间、固”和“天、中、大”等。汉字书写顺序也是如此,虽也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写法,但更有从内到外的独特写法,如“水、函、鼎”等。这不仅表明,汉语构字具有鲜明的空间性特质,而且说明其二维空间特质远胜于其一维线序特征。

4.4 词形及词长

为何英语词形长短悬殊,而汉字长度均大致相当,且构字讲究空间匀称、块状协调?英语最短的词只有一个字母,而最长的可达189819个字母(王文斌、崔靛2019: 44),即便如此,该单词也只能遵循线性时间编码原则得以生成。相反,汉语中,汉字无论笔画多寡,字长大致相当,并讲究字形的空间匀称,典型代表便是陕西关中“BiángBiáng面”的“𩚑”字,该字虽由56个笔画空间组合而成,但也只占一个字格,且字形依旧是匀称的方块状。

4.5 词汇扩展

为何英语具有明显的“名生于动”倾向,而汉语却表现出鲜明的“动生于名”倾向?如梵语语法书《波你尼经》便以“名生于述”为根本原则,并以1943个表动词意义的词根作为梵语的构词基础。相关语源研究还发现,在915个有原始印欧语词根记录的名词中,来自动性词根的名词多达77.70%(王文斌、刘庚2020: 167)。相反,汉语中,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均表现出明显的“名源”倾向。不管汉字总量有多少,构成汉字的基本部件

是不变的。《说文解字》列举的540个部首,是构成所有汉字的字根,按其内容可大致分为六类:人体类97部、动物类61部、植物类31部、自然界类37部、器具类180部、数目类31部(万献初2019: 13)。从其内容分类可见,汉字字根均源于对空间名物的描摹。这足以说明在汉语词汇扩展过程中,空间性特质占据压倒性优势。

4.6 词类

为何英语名、动分别与主宾语、谓语严格对应,而汉语名、动均既可做主宾语,又可做谓语?根本原因就在于汉语偏重空间性思维,导致其重视名词,把动词也当名词看。这使得汉语动词不仅具有述谓性而且具有指称性,所以既可做主宾语,又可做谓语。名词本就具有指称性,因此可做主宾语。导致汉语名词可做谓语的原因并非名词具有述谓性,而是述谓语即动词本来就有指称性(沈家煊2016: 1-2, 233, 275)。因此,指称性是汉族人更为看重的词类功能。指称源于人类的空间指向姿势(Talmy 2017: 5, 207)。所以汉语偏重词语指称性,便是对其强空间特质的外在表现。

4.7 句构

为何英语凡是句子就要有动词,而汉语对此不做强制要求?如上文3中列举的汉语名词独语句。这充分说明,汉语句句不以动词为中心,并不十分注重句子有无动词。相反,名词独语句和无动词句的大量存在,说明汉语造句更重名词,以名词为本,重名不重动。重视名词,恰说明汉语具有鲜明的强空间性特质。

4.8 名、动时空定位

为何英语名、动入句使用均需一个“实现”过程,即均需基于显性形态或其他形式手段(如限定词),才能获得时空定位,而汉语名、动却可直接入句充当句子成分,这与英汉语“形合 vs. 意合”差异密切相关。而导致英汉存在“形合 vs. 意合”差异的根源在于,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汉语着眼于空间,重静不重动,而印欧语着眼于时间,重动不重静。语言世界观的这种差异使汉语和印欧语结构走向不同的结构类型,汉语重语义,印欧语重语法(徐通锵2005: 13)。

4.9 名词谓语句

为何英语名词只能在转变为地道的动词后才能做谓语,而汉语名词却可直接做谓语?Clark & Clark (1975: 767-769)曾明确反对将类似We tead at the vicarage中的tea称为“用作动词的名词”,而是称其为“新创名源动词”(innovative denominal verbs),即认为它已经是动词。Jespersen (1924: 62)则说得更为明确:尽管tead是由名词tea派生而来,但它却像dine或eat一样是地道的动词。这再次说明,英语中凡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必须有动词。英语重动,即偏重于时间性思维。相反,汉语重名,具有鲜明的空间性特质。

4.10 时体标记

为何英语谓语动词必须要有时体标记,而汉语至今

没有严格意义的时态标记,且对动词有无体标记不做强制要求?时和体是英语谓语动词的强制性句法特征。相反,汉语“有体无时”已是学界主流共识。即使是体标记“着、了、过”也不具有强制性。何况相关研究业已证明,汉语进行体标记的空间性特质强于英语,具有以空间显时间的特点(阮咏梅、王文斌 2015: 80-81)。

4.11 量词

为何英语量词只能修饰名词,而汉语量词既可修饰名词又可修饰动词?所谓量词,旨在计量离散性事物。而离散性和可量化恰是空间实体的典型特征。因此,汉语量词既可修饰名词又可修饰动词的现象不仅表明,在汉语说话者看来,事就是物,即把行为动作当作实体,而且说明汉语并不十分在意名动区分,常把动词当作名词,即更加重视名词,具有更鲜明的空间性特质。

5. 结语

沈家煊(2012: 3)指出,增强对比论证说服力的要点有三:重视语言内部证据;证据要有系统性;要有类型学视野。基于对英汉语言内部证据的系统考察,本文发现,从更广阔的类型学视野看,时空同态为英汉语所共有,是对二者语际共性的彰显。但对比研究的目的“重在异而不在同”,唯有对语际差异的探寻,才更能彰显特定语言的个性。通过对英汉语在文化渊源、词构和句构等十一个方面存在的“你有我无”式语际差异的考察,结果表明,相较英语,汉语具有鲜明的强空间性特质。

注释:

- ① 参见刘正光题为“英汉时空概念化方式差异:时空分立与时空同态”的讲座内容(山东济南 2019 年 6 月 27 日)。

参考文献

- [1] Bybee, J., Perkins, R. & W.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2] Clark, E. V. & H. H. Clark.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 [J]. *Language*, 1979(4): 767-811.
- [3] Heine, B. & T. Kuteva.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 [M]. 龙海平,等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 [4] 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4.
- [5] Jespersen, O.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ol. 4)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49.
- [6]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8] Saussure, F. D.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 [9] Talmy, L. *The Targeting System of Language* [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7.
- [10] 刘宓庆.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 [11] 刘正光, 鄢克非, 吕盈烟. 英汉时间概念化差异对“前、后”时间指向对立的解释 [J]. *现代外语*, 2018(5): 608-620.
- [12] 刘正光, 徐皓琪. 英汉时空概念化方式差异: 时空分立与时空同态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9(2): 163-175.
- [13] 刘正光, 李 易. 英汉量词使用中的时空意义比较研究 [J]. *现代外语*, 2020(2): 147-160.
- [14] 罗思明, 王文斌, 王佳敏. 英汉时间词特质及其语言蕴含共性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5): 643-655.
- [15] 吕叔湘.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2): 4-18.
- [16] 阮咏梅, 王文斌. 汉英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差异及其时空特质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1): 75-82.
- [17] 沈家煊. 我看汉语的词类 [J]. *语言科学*, 2009(1): 1-12.
- [18] 沈家煊. 从“演员是个动词”说起——“名词动用”和“动词名用”的不对称 [J]. *当代修辞学*, 2010(1): 1-12.
- [19] 沈家煊. 怎样对比才有说服力——以英汉名动对比为例 [J]. *现代外语*, 2012(1): 1-13.
- [20] 沈家煊. 名词和动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1] 万献初. 说文解字十二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2] 王 力. 中国文法学初探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23] 王文斌. 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特性——从 Humboldt 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 [J]. *中国外语*, 2013a(3): 29-36.
- [24]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b(2): 163-173.
- [25]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a.
- [26] 王文斌. 我国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70 年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9b(6): 809-813.
- [27] 王文斌, 崔 靓. 语言符号和修辞的多样性和民族性 [J]. *当代修辞学*, 2019(1): 43-54.
- [28] 王文斌, 刘 庚. 侧显化视角下英语名词源于动性词根的成因分析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2): 163-175.
- [29] 徐通锵.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 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汉语言单位形式关系类型的神经认知研究”(项目编号: 19CYY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孙崇飞,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

张辉,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

责任编辑 郑 荣